

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

主 审 段逸山 吉文辉

副主审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大妹 宋立人

张如青 陈 熠

审 订 李其忠 李 飞

吴九伟 招萼华

金芷君 潘朝曦

前 言

中医药抄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有价值的遗产,蕴含着历代医家诸多精辟的学术理论与丰富的临证经验,是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尤其是其中的临床各科与医案部分,每每具有独到的理论启迪与临床见解,有助于拓展治疗的思路,丰富治疗的方法,具有深入整理研究的价值。

《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收录全国 113 个图书馆截至 1980 年底为止的馆藏中医药图书,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中文中医药图书,共计 12 124 种。内有中医药抄本 5 083 种。其中未刻抄本 3 924 种,已属孤本的有 3 623 部;清末前抄本 1 288 种,其中未刻抄本 923 种,已属孤本的有 818 部。内容涉及医经、医案、诊法、方药、综合与临床各科类。其中临证各科的抄本多达 2 118 种,其次为方书、医案类抄本。从馆藏抄本品种的数量来说,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收藏量最多,分别为 1 229 种与 1 045 种,合计为 2 274 种,占总量的 45%。

对抄本进行系统整理研究,是一项巨大的工程,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困难重重。具体表现为:目前没有一部书目能完整全面地反映现存抄本的情况;抄本数量庞大,分散各处,难于收集整理;从几千种抄本中进行筛选,既费时耗力,又须具有识别能力;抄本为手写体文字,字体多不规范,异体字、俗体字、讹误字甚多,再加抄写时日既久,字体有的磨灭,难以辨识,因而要求研究者不仅具有中医药等方面知识,还要善于辨识各种字体,并须依据上下文意与相关著作加以酌定;提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介绍作者,而很多作者因无传世著作,其生平难以了解,须借助相关工具书查寻。惟其如此,对于中医药抄本这一部分遗产,尤其是世上目前仅存一部的珍贵抄本,长期以来乏人问津,未见有人加以系统整理,因而至今仍是迷雾一团,不知底细。随着时间的迁移,因人为与自然的原因,中医药抄本损失惨重,从现存清末前未刻抄本的数量已远少于清末后未刻抄本的状况,便可见一斑。因此,对中医药抄本进行整理研究,不仅具有保存中医古籍精华、弘扬中医学学术、促进临床发展的作用,而且具有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。

据我们对抄本的初步研究,其内容体式大致可归纳为三类:第一类是类辑抄本,即按内容分类抄录前人的资料,如清代张璐《医通祖方》、朱时进《一见能

医》等即是。此类抄本虽然属于编辑性质,但其有两方面可取之处:一是将相关资料辑辑一处,给后人阅读使用提供了方便。二是所抄录的前代资料有的业已亡佚,凭此抄录而得以留传。第二类是评述抄本,即在抄录前人资料的基础上,加上个人的分析评述,如清代杨和《幼科折衷秘传真本》、方谟重订《薛氏济阴万金书》等即是。此类抄本汇集前代医家重要论述,间附作者的临证心得,分析评述往往一言中的,寓有真知灼见,有助于读者把握前代资料的精髓。第三类是心得抄本,即在医学理论上有着独到的见解,或在临证实践上有丰富的经验,如清代徐养恬《徐养恬方案》、江泽之《江泽之医案》等即是。此类抄本最具学术价值,是我们整理研究的主要对象,本套丛书所收录大多为此类抄本。

本套丛书共收录抄本五十余种,绝大多数为清代抄本,以临证各科类、医案类为主。入选的标准主要有三条: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,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独特的见解和经验;二是古代既无刻本,现代又无排印本、影印本;三是内容完整、版式清楚的善本。

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、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本套丛书提供底本,谨致谢忱!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,编辑出版本套丛书,其眼力之非凡,气魄之恢弘,殊实令人感佩!

本套丛书的出版,旨在将沉埋多年的中医瑰宝呈现给广大读者,以引起人们对中医古籍抄本的重视,并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。本套丛书主要为中医药专业工作者、中医药院校学生、古代文献与传统文化工作者及其爱好者阅读研究,也可供各地图书馆与相关专业图书馆收藏。

段逸山

二〇〇三年六月

凡 例

一、字体。统一使用简化字，不出现繁体字与异体字。

二、提要。置于正文之前。介绍作者与全书内容，注重其在理论与临床上的特点。

三、正文。按内容分段，并加标点符号。为便于分辨，属于眉批、夹注以及药物剂量、炮制方法用小号字排印。

四、校注。置于同页下方，按照正文所加序号依次分行排列。凡内容重要，且校勘有据者，选择采用本校、他校、理校等校勘方法。注释对象有二：一是注音。凡冷僻的难读字，采用拼音加直音的方法注音。二是释义。凡疑难词句，加以注释。校语与释文力求科学规范，简明扼要。凡明显错字或重复的内容，一律直接予以改正或删除，不再出注。

五、目录。为读者检阅方便起见，抄本原有目录的照录，补上序号；原目录与正文不一致者，则依照正文改正；原无目录的，依据正文补上序号与目录。

六、案序。为醒目易检,凡医案类抄本,每一病证所录医案,均用阿拉伯数字编排序次。

七、禁用药物。抄本中有些药物现属国家禁止使用的动、植、矿物药材,为保持古籍抄本原貌,本书对此均不作删改,仅供参考。

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

李冠仙医案

清·李文荣 撰

程磐基 点校

金芷君 陆鸿元 审订

【提要】

李文荣，字冠仙，别号如眉老人。晚清江苏丹徒县人。诸生。好读医书，得其精粹。初就太子少保陶文毅邀聘，主讲南汇、青浦两书院讲席，继入袁江医馆。曾从月湖名医王九峰游，得其传授，以医知名数十年，远近闻名。晚年见医学日杂，多狃于积习，防后人习此，亦为所误，著《知医必辨》，以除其惑。认为《内经》犹儒书之五经，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犹儒家之四书，不可不读。后世之书有偏颇之弊，如张景岳偏于温补，但并非尽用温补，后人不辨，未免为其所误，有尊古倾向。并强调诊病须知四诊，果得其法，病无不治。初诊立方宜小其制，太过恐挽救为难，有效乃渐加增。又论时邪、肝气、类中症等，犹推崇喻嘉言学术思想。所论大多切中时弊，颇有所见。年八十三岁卒，著有《含饴糖课孙草》、《仿寓意草》、《知医必辨》刊行于世，及《李冠仙医案》。

《李冠仙医案》仿喻嘉言《寓意草》而作，记载医案二十余则，大多见于《仿寓意草》。全书理法方药俱备，既有治病验案，又有心得体会。或理论阐发，或经验总结，或病案讨论，或方药分析，反映了李氏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。

李氏临诊详于辨证，对于错综复杂的病证，常能

抓住关键去伪存真而取效。田展初内案,时邪证用寒药热不减,面转通红,李氏认为是温散太过,虚阳上浮之戴阳证,用真武汤、附子理阴煎取效。常镇道刘公案,病情缠绵反复,李氏力排他医风寒证的非议,辨为热泄,热郁成毒,忌用发散而见效。

李氏推崇尚方,仲景的真武汤、麻杏石甘汤、白虎加人参汤等每有应用。对于后世名方亦屡有采用,常取其法而灵活应用。补中益气汤是一首名方,李氏据《灵枢》“中气不足,溲便为之变”的论述,将本方加减治疗小便不通证。藤村案中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四例小便不通证均获效,值得玩味。归柴饮是景岳治疟名方,李氏擅长用此方治疟,如陶文毅案、李青原案等。李氏还常将陶节庵九味羌活汤合景岳归柴饮,治疗伤寒夹阴虚,取效不下数十人。又用六味地黄丸治痰湿、牙痛等颇有特色。

法有规矩,方有加减,有是证用是药,只要方药符合于病证就可大胆应用。颜凤尧内案盛夏患时邪,虽壮热犹嫌冷,诊为痰阻肺脾,非麻黄之大辛大热,不能搜肺活痰,投麻杏石甘汤一剂而愈,打消了家属盛夏用麻黄之疑虑。徽州余姓案,夏令感邪,医者以为受暑,投以清凉,李氏辨为感凉,用桂附理中汤,附子用至五钱而取效,计服附子二斤许。

本书据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抄本整理。

目 录

- 一、田展初内治效····· 1
- 二、颜凤尧内治效····· 3
- 三、笄豫州治效····· 6
- 四、藤村侄治效兼及诸小洩不通治效····· 7
- 五、牙痛治效 ····· 11
- 六、龚玉屏子椿官治效并后不治之验 ····· 13
- 七、蔡姓时医治效 ····· 16
- 八、包式斋治效 ····· 18
- 九、厉登铭疯症治效 ····· 20
- 十、吴预生疯症治效 ····· 23
- 十一、常镇道刘公治效 ····· 24
- 十二、陶文毅公治效 ····· 29
- 十三、刘眉公治效 ····· 33
- 十四、张伟堂治效 ····· 37
- 十五、李青原治效 ····· 40
- 十六、徽州余姓治效 ····· 41

- 十七、李楚生眼病治效 43
- 十八、柏邃庵治效 45
- 十九、李曜西子疟疾误药几危治效 48
- 二十、吴婿疟中又中热治效 51
- 二十一、刘松亭患疟转痢治效 53
- 二十二、浒关顾某治效 肝叶倒竖案 54
- 二十三、丹徒县吴晴椒内治效 55
- 二十四、谢蕉石先生间日不寐治效 附戴
六兄治效 56
- 二十五、邹姓传尸痲治已得效被人打破
一症 63
- 二十六、缸瓦厂张大兄鼻渊治效 67
- 二十七、郭秉和戒烟治效 68

一、田展初内治效

田展初五兄，予至好也。嘉庆十四年，伊远馆吴门。其内^①染时邪之症。医者皆用伤寒药，发散升提太过，其热不解减。又皆竞用寒凉，如黄芩、黄连、山栀、石膏之类。连进多剂，热仍不减。面转通红，头皮作痛，手不能近，近则痛甚，病势沉重。医皆曰：“邪已入里，无法可治。”又换某时医，于前药中加犀角、羚羊角。谓：“只此扳^②剂，再不应，即不治。”适其内兄李进之亦予至好，知予素解岐黄，邀予一诊，以决生死。予诊其脉，上脉^③浮大而空，两尺沉细欲绝。虽气微弱，不欲言语，而心尚明了，并不昏迷。询其：“欲饮否？”曰：“不欲。”询其二便，大便少而稀溏，小便清白，少腹有痛意。予急曰：“此戴阳症也。”此素本阴亏，不能潜阳。今时

① 内：指妻妾。

② 扳：扭转；挽救。

③ 上脉：指寸脉。

邪误作伤寒治，温散太过，虚阳上浮。治宜引火归原。医者见其烦躁，不知其为龙雷^①上升，侵犯清虚之府^②所致。反以为热邪传里，肆用寒凉，阳即欲回，归路已阻。再用寒药，不独腹痛，自利症必加重，而无根之阳，将一汗而亡。奈何？于是竞用真武汤，劝其速进。病者知用附子，断不肯服。以为我烦热如此，如何还服此热药？伊兄劝以汝服凉药已多，而转火炎于上，兹方称引火归原，或当有效。今已危急，何不试之？劝之再三，勉进半剂。本已十日不寐，进药后，不觉安睡两时许始寤，头皮不痛，面赤全退，腹痛亦止，心中不烦。乃复索药进剂。次日延予复诊，其病若失。细询平日本有上红^③之恙，生育亦多，其阴本亏，故阴中之阳易动也。改用附子理阴煎，服一剂，又专用理阴煎，服三剂后，以八珍加减调理全愈。半月后展初自吴门归，向予申谢。且言幸伊不在家，其妻得生，否则必死。予问：“何故？”展初曰：“如此热象，群医皆

① 龙雷：肝肾虚火。

② 清虚之府：脑。

③ 上红：指鼻衄。

用寒凉,而子独用大热。且子又不悬壶,我岂能相信哉!”予曰:“然则,足下亦不必谢予也。是有命焉,不可强而致也。”

二、颜凤尧内治效

田展初居荷花池巷,其比邻颜凤尧先生,丹阳名医,在此悬壶,医辄有效,诚老手也。其田姓之症,亦曾临视,惟为群医所哗,未能独出手眼。嗣闻余治法,深为佩服。适其尊阃^①亦染时症,先生年将古稀,本有半身不遂之恙,恐诊脉不准,转延医诊。而医者不识其病,先生亦不自解,乃延予诊。时当盛夏,病为时邪,人事昏沉,壮热口渴,渴欲热饮,虽热嫌冷,家人以炭炉面烹百沸汤^②与服,犹云不热。脉来洪数而滑,惟右寸见沉,实热症也。而见寒象,又非热极似寒,医者之不解在此。予也踌躇莫决,忽尔机来。因问主人:“尊阃有甚旧恙否?”主人曰:

李
冠
仙
医
案

① 阃:(kǔn 捆)内室。此指妻子。

② 百沸汤:滚开的热水。

“无。”予曰：“非必有大恙，或年高多痰否？”主人曰：“此诚有之，每日约吐三碗许，转觉爽快。”问：“今病几日？”曰：“五日。”“病中吐痰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予曰：“得之矣。”主人问：“何以得之？”予曰：“时邪乃热症，脉亦热症，而寸口独沉者，肺气为痰所遏也。一日吐三碗，五日不吐，积痰当有几许，阻塞肺气，上下不通。内虽甚热，气不得上，口鼻吸入，无非冷气，至喉而止，亦不得下。肺气通于喉，今为痰所阻，故肺以下则甚热，喉以上则甚冷，是非先用吐法，吐去其痰不可。虽然不易言也，沸汤下喉而不热，痰之胶固非常，肺之闭塞已甚。虽用瓜蒂散、梔豉汤等法，恐格之不入，不足以搜肺脏、提肺气，而鼓动其痰。是非仲景麻杏石甘汤不可。”主人曰：“麻黄乃夏令所忌，今值六月盛夏，虽时邪非伤寒，麻黄尚可服乎？”予笑曰：“药不执方，相宜而用，古之训也。今痰阻肺脾，非麻黄之大辛大热，不能搜肺活痰。且是方也，有石膏之寒，以制麻黄之热，有杏仁之降，以济麻黄之升，有甘草之甘，以缓麻黄之急。非同正伤寒之用麻黄汤，专取辛热表散也。”主人曰：“内人已过花甲，设服之而大汗不止，得毋有亡阳之虑

乎？”予曰：“药有监制，既已申明。且麻黄肺之药也，下喉必先达肺，肺气开提，痰涎必活，活则涌吐，药随痰去。麻黄之性轻浮，岂能入腹作大汗哉！况时邪亦须汗解，吐中有发散之意。石膏乃白虎汤之主药，《金匱》治中暑之首方，色白入肺，兼清阳明之热，散清并施，邪热从而得解，未可知也。”主人曰：“此药准得吐否？”予曰：“麻黄大力入肺搜痰，痰结既开，势必上涌作吐。”主人曰：“理解明透，更无他疑，竟请立方。”予用麻黄八分、杏仁三钱、石膏五钱、甘草一钱，嘱其即服而去。次日未明即寤，回忆昨日之论，自笑愚忠太过，然细思无误也。清晨不待请，即唤舆往探。见其医室已开，急趋而入，主人出迎，予不及寒温，急问曰：“如何？”主人笑应曰：“其效如神。”予心乃定。细问服药片刻，立即吐痰升许，不过微汗，外感已退，人事全清。予入内复诊，改用犀角地黄汤，一服热减，再服全愈。是症也，非细心切问，安得其门而入哉。夫望而治之谓之神，闻而知之谓之圣，问而知之谓之工，切而知之谓之巧。神圣工巧，谓之四诊。缺一不可，吾见今之粗工，假装时派，每至人家诊病，仅一搭脉，遂即开方。主人欲细告病

情，则曰我今日有数十家延请，岂能为一家耽搁。嗟乎！三部九候，全然不知，又不肯问。草菅人命，莫此为甚。虽庸医杀人，不闻偿命。然冥冥之中，罪安可逃哉？予自慊之，兼望医者共慊之。

三、笮豫州治效

笮豫州患痺症，单热不寒，已经两月。从未有汗，每日壮热六时许，形瘦骨立，实已危殆。其堂弟笮东洲予友也。欲延予一诊，以定死期。予诊其六脉弦数，全无和柔之意，而按尚有根。予知其素来好内^①，肝肾俱亏，加以大热伤阴，阴不化汗，邪无出路。医者不知，所用不过达原饮、清脾饮、小柴胡汤等，如何得汗？予曰：“症虽审而从未服对症药，尚可为也。”乃用景岳归柴饮，柴胡一钱五分、当归一两、甘草一钱，加大生地二两，令浓煎予服，服后进热米汤一碗。不过一帖，大汗而解。

① 内：此指房事。

四、藤村侄治效兼及诸小溲不通治效

大侄小村,小溲不通,已至三日,腹膨急胀,至不能忍。先有京医连进通利,不通愈甚,急觅予诊。予见其肺脉独大而数,知其素来嗜饮。因问:“连日饮何酒?”藤村曰:“近因酒贵,常饮烧酒,三日前有小集,饮烧酒且甚多。”予曰:“是矣。”时端阳节后,急令买大枇杷二斤,恣意啖食。另变补中益气方法,去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当归,惟用陈皮一钱、甘草梢八分、醋炒柴胡五分、蜜炙升麻三分,而加天冬二钱、麦冬三钱、北沙参三钱,车前草一颗,与服。一时许,小溲大行一大钵而愈。伊急遽中未暇问故,予亦未言。后至松江华亭县,刑席邵瓣莲有沉疴甚奇,每发当腹痛非常,而先必溲闭,百医罔效。必小溲自通,而腹痛乃止。其症少时即有,至四十外乃更甚,适当举发,延予一诊。肺脉独大而数,与藤村侄同,予问:“素嗜饮酒烟否?”曰:“皆有之,而水烟尤朝夕不断。”予曰:“是矣。”以与小村

侄方，去升、柴，加黄芩、知母与服。服后小溲大行，腹痛亦止。伊问：“予病如何？何药之灵也。”予曰：“肺为气之主，又为水之上源。《内经》云：‘膀胱为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’。有属中气者，中气不足，溲便为之变；有属肾气者，肾与膀胱相表里是也。而其实气化之权，肺实主之，肺在人身主乎天气，天气常清明而下降，肺气清肃而下行，上源行乎所不得行，下流自有所不得而止。而有所不行者，虚也，热也。虚则气不足以行，热则气反逆而上。肺气不行，则诸气不行。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今溲不通而腹乃痛，肺脉独大而数，症经三十年。此先天肺热，后天烟酒积热，日伤肺阴，肺失清肃之令，故病易发而亦渐重也。以后将此方常服，且戒烟酒，可望不发。”瓣莲佩服。请将所论书一通，并药方裱糊收藏。连服二十剂，后果不发。盖尝观群兽焉，有肺者有尿，无肺者无尿，知肺之关乎小溲者多矣。小村侄用升柴升提而邵兄不用升柴加黄芩、知母者，何也？小村曾服利药，愈利愈不通，气行更结，非加升柴以提其气，转不能通。如酒壶然，壶嘴不通，揭其盖自通也。邵兄未服利药，而热久而重，故不

用升柴而加黄芩、知母也。虽然，勿谓癃闭之尽在清肺也。吾乡钱光斗之弟妇张氏，孕育用力太过，正气大伤，三日小溲不通。予用补中益气汤全方，姜、枣引，加冬葵子三钱，一服而通。写真^①华秋岩内怀孕六七月，偶因下阶，一跌坐地，腹中坠胀，小溲不通半日。予知胎气震惊压膀胱，亦用大剂补中益气，姜、枣引，一服而通。此皆用温补升提，治在中气而不在肺气也。其冬葵子或用或不用者，一则癃闭三日，以葵子引经通之；一则仅半日许，提其气而溲自行，毋烦通利也。后又有丹徒县署吴晴椒明府^②所请钱席胡晴麓恙已愈后，大解数日未行，一日登厕数次，力努干结不出。是日晚登净桶约一更许，极力努挣，大便不来，而小便反闭。次日自用车前、泽泻等药通利之，而仍不通，腹加涨（胀）。又数日延予，予曰：“大肠膀胱相隔一间，分道而行，本不相碍，今因直肠涨（胀）满，挤合膀胱，小溲无路可出。此非膀胱自病，虽多方通利，终不得通，徒增涨（胀）满耳。予有一法。”

① 写真：传统称以肖像画为业者。

② 明府：对郡守的尊称，即“明府君”的省称。

众问：“何法？”予曰：“止有下法耳，下其大便，小溲自通。”时众人皆不以为然，以为小便不通，反通大便，殊难相信。且病者年已六十有四，又值病后，连日怕涨（胀），又不敢多进饮食，如何能受下剂？众口难调，予亦辞去。第三日又来敦请，晴麓本与予金兰契好，万不能辞。至则涨（胀）已至胸，盖又杂进单方，如促织^①草帽圈^②之类，有入无出。直至涨（胀）不能动。予曰：“在书大便不通，有四五十日无妨者，而小便不通，五日必死。今已三日，再延二日，神仙不治。此症下或不死，不下必死，奈何？必欲置之死地耶？”予言至此，众不复言。而其如君独奋然曰：“三日以来，愈治愈坏。今日竟请立方，虽死不怨。”予索纸开方，西潞参三钱、於朮三钱、当归身三钱、陈皮一钱、炙草一钱、炒柴胡一钱、炙升麻六分、煨姜二片、大枣二（枚），众皆诧异曰：“先生说要用下法，何开此补中益气汤？”予笑曰：“诸公勿急，尚有加味。”爰加生大黄三钱、元明粉三钱。因告众曰：“大便阻塞小

① 促织：蟋蟀的别名。

② 草帽圈：指装蟋蟀的小笼。

便，固非用下不可。然是病有三虚：年高，一虚也；久病，二虚也；不敢纳谷，三虚也。此三虚者，诸公曾言之，予岂不知之。故是症非下不可，而非用补以用下尤不可。古人黄龙汤用参以用下，玉烛散用四物以用下。今用大剂补中益气，然后用硝黄以推荡之。大解行，而膀胱路宽，小便亦自畅行，而正气不陷，相辅之道也。不然，予岂孟浪用下者哉。”其乃爽然^①，制药与服，一时许，大便畅行，小便随至，源源不绝，几半净桶，腹中畅快，病乃若失。以上五症，皆小便不通。四用东垣补中益气法，而变化不同，法则仿古，用则因心，神而明之，存用其人^②。

五、牙痛治效

吾友赵义之牙痛缠绵，月余不已。忽诣予要方，诊其脉，左关尺数，以六味地黄汤加升麻

① 爽然：开朗舒畅貌。

② 神而明之，存用其人：意为体察神妙而领悟它，在于运用的人。语出《周易·子辞上》：“化而裁之，存乎变；推而行之，存乎通；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”

三分、柴胡五分，与之。曰：“此药服后，未免更痛，然片刻即止矣。”次日，告予曰：“昨服药而卧，忽然痛不可忍，急得骂汝，后竟安寐，天明不知牙痛之安往矣。药既对症，又多此一痛，何也？”予曰：“齿乃骨之余，而肾主骨。足下肾水太亏，肾火上浮而为牙痛，故用六味全剂，补之泻之。然其浮于齿牙之热，不能下降至肾，不若用升柴以透之。升透之时，未免较痛，然所用无几，而补泻之力甚大，阴能潜阳，火不复上作痛，且得安寐也。”义之本通品，闻之拜服。后予以此方治肾虚牙痛者，无不立效，更胜于景岳玉女煎。

武生盖七，下牙床作痒，至不能受，不寐者累日矣。偶值予求治，予笑曰：“此大肠风也。”上牙床属足阳明胃，下牙床属手阳明大肠，大肠有积热，热生风，风生痒。问：“大便结否？”曰：“结甚。”以调胃承气小其制，加生地、槐花、荆芥、防风与之。一药得大便畅行而愈。

六、龚玉屏子椿官治效并后 不治之验

龚玉屏，予少时第一交好也。其子椿官十六岁，自在杨管店务，当事亦太早，忽受暑而归。发热头胀，倦怠少气，心烦渴饮，天柱^①倾欹欲倒。予用人参白虎汤，其家以时症用参为疑。予曰：“先天气弱，暑又伤气，脉象数而甚虚，非参不可，且必佳参。汝等不信，多请先生斟酌，当可决疑。”再三谆嘱而去。是时天气炎热，病症甚多，予至晚回家。则其叔坐等已久，予一见即问曰：“尔侄服药如何？”曰：“尚未。”问：“何以不服？”曰：“君教我多请先生斟酌，我连请七人矣。”问：“伊等云何？”曰：“止钱觐杨先生欲改用党参，徐寿东先生以为君当不错，其余皆以为不可用参。内有焦医尤以为不可。曰‘时邪用参，如吃红矾，入腹必死。’众言如此，不得不疑。而寒家^②素服君药，亦有不

李
冠
仙
医
案

① 天柱：喻家中之重要人物。

② 寒家：自称其家的谦词。

效,又不敢服他人之药,特再请教。”予曰:“予只道此法平常,医者当无不解。今若此,更何言。但令侄今日不服此药,明日即不救。子速回家制药与服。尚有不测,余当偿命。”送至门,又嘱曰:“予愿偿命,君或不肯,此方人参一钱,银三十两。不测,予定当罚出。君纵不要,听凭散于穷苦,予决不食言。若不服,至不救,其责在子。”次日大早往视,已一药而愈矣。嗟乎!医道之不明竟至于是耶?《经》云:“热伤气,”又云:“壮火食气。”盛夏酷热,烁石流金,未有不伤气分者,故治之必顾气分。孙真人生脉散、东垣清暑益气汤、丹溪十味香薷饮,皆人人共见之方,未有不用参者也。至人参白虎汤,乃《金匱》中喝专主之方。《金匱》乃医圣仲景之书,是不足法,更何法也!且夫椿官之症,乃中暑,非时邪也。时邪者,春当暖反凉,夏当热反寒,秋当凉反暖,冬当寒反温,为四时不正之气。感而病者,谓之时邪。至风寒暑湿燥火,此六气者应时而至。本天地之正气,人或不慎,感之为病,直谓之中寒、中暑而已,不得混谓之时邪也。今椿官当暑中暑,而混指为时邪,病且不知,何竟谤予之用药哉。论椿官之虚弱,清暑益

气可用,因其大渴欲饮,恐黄芪、白术过于温补,故用人参白虎。予本细心斟酌,尚几为前辈所误,椿官幸免矣。而当世之冤魂何可胜数哉!喻西昌^①曰:“医至今日,生民之厄运也。”诚哉!是言也。

椿官廿一岁,自常贩布回家,自称有恙,延予诊治。时十二月初一也,其症外似洒淅恶寒,内则烦躁觉热,舌赤无苔,溲黄白浊,脉来洪数无伦,按之空象。谓之曰:“子如回家,一路恐有外感,而内又亏虚,攻补俱有未便,迟数日再诊可也。”因密告其叔曰:“令侄此症真不治矣。奈何?”其叔曰:“伊起居如常,饮食尚好,何至不治?”予曰:“子原难解,俟至春来,予言自验。”后屡请,予坚辞,且遇伊家亲友,遍告以椿官复病,予并未一诊,恐将来受谤也。伊家只得另延他医。初云无妨,继则无效而加重。至次年正月十八日溘然长逝矣。后有他医虚心问故,予曰:“此不难知也。冬见夏脉,书称不治。伊脉洪大无伦,在夏脉尚未太过,而见于冬令闭

^① 喻西昌:即明末清初医家喻昌。字嘉言,江西南昌新建人。新建古称西昌,故晚号西昌老人。

藏之日，且又无根，肾水告竭，肝火独旺，木生于水，无水之木，何以应春气之发生乎？如树木然，当冬令闭藏，莫能定其生死，至春则生者生，而死者死。人身一小天地，肝木应乎春气，根本既拔，故知其死于春也。”

七、蔡姓时医治效

镇江北门蔡姓世出时医，友人戴半山蔡氏婚也。一日诣予曰：“有舍舅病重，请兄一诊。”予以蔡姓多医生辞之。半山曰：“其症诸蔡皆看过，均回不治。惟予叔岳欲以附子肉桂扳之，不能决，请兄一决。”随唤肩舆^①逼予同往。时病者在半山金珠店管事，故半山可以作主也。至其室，审其症，乃时邪十一日矣。大抵羌、防、柴、桂、枳实、楂炭、厚朴、苍术、草果、炮姜之类。其症则燥热非常，人事昏沉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舌卷囊缩，死象已具。其脉弦劲疾数，不辨至数，惟按之尚未无根，病中以未大解。诊毕，半山问

① 肩舆：用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。

曰：“桂附可服否？”予曰：“桂附万无服理。”然此药误已深，实属难治。姑请伊母出来商议。其母出见，予问曰：“汝家看此人到底是死是活？”其母曰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”予曰：“汝家若以为未死，则予不敢多事，恐药不能救，归过于吾。吾何为来担此恶名哉？若汝家以为必死，则予尚觉有一线生路。”其母曰：“吾家诸医皆已回绝，先生若能施治，生死不忘。”予乃曰：“时邪热症，治以辛凉，非比伤寒之症治以辛温。且伤寒下不厌迟，时邪下不厌早。三五日内热重便秘，即当用下存阴。今时邪误服伤寒药，佐以温燥，意在推滞。不知愈燥愈结，火愈炽而真阴耗矣。真阴根于肝肾，肾开窍于耳，肝开窍于目。肾脉挟舌本，肝脉络阴器，今目瞶耳聋，舌卷囊缩，大热伤阴可知也。症本不治，而予谓有一线生路者，幸脉尚有根。非症重至此，药误实多。为今之计，仍非下之不可。然古人急下存阴，阴未伤也。今下已迟，阴已伤矣。宜用玉烛散法养其阴以用下。于是用生地一两、当归五钱、加大黄三钱、芒硝二钱、甘草一钱，与服。夜下黑粪，次日热退，诸症皆退，仍进养阴清热。又次日往诊，半山出迎曰：“余亲又复发

狂，奈何？”予入诊，见其骂詈不避亲疏，果有狂象。予曰：“无妨。”仲景曰，下后发狂，再下则愈，一下未尽故也。仍以前方与服。明日往诊，据其家云：“昨下更多，几半净桶，后继以血。”予疑此方不应动血，及见原方，忽有人添桃仁三钱。予曰：“此无怪乎有血矣。”伤寒有蓄血症，其人如狂，下其血则愈。重则用抵当汤，轻则用桃仁承气汤。今下后发狂，并非如狂，何必用桃仁动其血哉。所幸脉静神安，症已无妨，惟养血药要多服数帖耳。后代立方，总以地黄阿胶为主，幸无复参议者，而其疾乃瘳。

八、包式斋治效

包式斋患尿血二年未痊，后觅予诊治而愈。盖肾虚人也，偶然伤风，某医发散太过，转致喘不能卧者累日，急乃延余。余曰：“咳出于肺，喘出于肾。肺肾为子母之脏，过散伤肺，母不能荫子，则子来就母，而咳变为喘，肾虚人往往如此。今已肾气上冲，脉来上部大，下部小，而犹以为风邪未尽。更加发散，无怪乎喘不能卧

也。”与以都气^①全方，加紫衣胡桃肉三钱，纳气归肾，一药而愈。越三年后，又因伤风，某医仍肆发散致喘，不能卧者三日。又请予治，曰：“此与前症无异，彼昏不知，子何毫无记性耶？”曰：“因伊在舍诊病，偶贪顺便，不意至此。”予曰：“无他，仍服前方可也。”其内因夫病着急，忽得笑症，终日哑哑不止，亦求予诊。其左关寸皆数甚，予曰：“膈中为臣使之官，喜乐出焉。此肝火犯心包络也。”与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，次日复请予至，则笑病一药而痊。而式斋则夜仍喘不得卧，惟下半夜稍平耳。余曰：“异哉，何药之灵于当年，而不灵于此日哉。”细诊脉象，上部大，下部小，实属肾气不纳，毫无他疑。静思良久，因问：“昨何时服药？”曰：“晚饭后。”予曰：“是矣。今可于晚饭前服药，当必有效。”次日问之，则喘气下，一夜安眠矣。伊问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药本纳气归肾，饭后服药，为饭阻不能直达于肾，故上半夜全然不效，下半夜药性渐到，故稍平也。今于饭前服药，腹中空空，药力

^① 都气：即《医宗己任编》之都气丸，由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而成。

直达肾经，然后以饭压之，肾气岂有不纳者哉。”嘱其多服数帖，后加十倍为丸，常服。并嘱偶有外感，不可任医发散，其症乃不复发。盖尝览《石室秘录》^①陈氏假托乩方^②，直至岐伯、雷公、华佗、仲景，古之圣神，无不毕集，可谓怪诞。至其方药议论，亦甚平平，而大其制，一药必数两，一方必二斤。万难取法，惟其主意先分治法，则群书罕见，可称独得之奇。如教包式斋饭后服药，即内卧治法，是下治法也。是故医书汗牛充栋，而除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仲景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二书，无可疵议。其余则各有所偏，亦各有所得。惟在学者自知所取，而勿尚其偏而已。然则不读书固不可，而读书亦岂不贵善读哉。

九、厉登铭疯症治效

厉登铭五兄，住城内演军巷，予后门外之贤邻，又予之密友也。初秋患症少汗，予治之。始

① 《石室秘录》：清代医家陈士铎（字敬之）撰。

② 乩方：问卜所得之方剂。

以和解，继以景岳归柴饮加生地一两，姜皮三分，得透汗而解。知其好内嗜饮，阴虚居多也。症三次即已，精神亦甚减。是晚城南走火，伊命家人秉烛至大门口观看，忽谓家人曰：“适地坊老爷过去，汝等见否？”是夜遂疯，喊骂大闹，掷毁什物。且持厨刀欲杀其妻，妻躲至床下，伊更跳闹不止。次日大早急请予，予至其室，伊正持破碗欲伤人。见予至，忽然放下，称予曰六哥。予见其有怯意，似予有以镇之者，因更自提精神，正言厉色，谓之曰：“坐下。”伊即坐下，曰：“将脉来诊。”又问：“因何胡闹，欲杀尔妻？”伊则满口秽语，谓妻王氏与狐狸在墙内如何等疯语。予不复闻，惟嘱好好坐着，不许胡闹，否则予将治汝。伊亦应承。予至厅，家人出云又大闹矣。亲朋满座，问予何法。予曰：“诸病从虚而入，邪祟^①亦以虚而入。厉兄本症初愈，症发于少阳胆经，症后受伤，其胆必虚，适遇邪祟乘虚入胆而成疯。且厉兄平日之胆最小，一语不敢伤人，琴瑟之好，称为最笃。公忽欲杀人，且为素所爱敬者。疯则胆大，岂非祟据其中而有以使之耶？夫疯字从

① 邪祟：此指神志异常的一类病证。

风，有风象。然疯之或重或轻，犹风之或大或小；疯之忽发忽止，犹风之忽起忽息。邪祟之中人而成疯也，未尝不凭藉人身内风之力，而鼓动乎肝。因木生风，因风生火，因火生痰，痰火相搏，势乃大张，而令魂魄神明皆扰乱而不能自守。虽然，今幸邪祟初入，譬如匪人初至旅邸，左邻右舍，并无相识，其势尚孤，驱逐亦易。若夫今不治，盘踞既久，巢穴已固，风鼓其势，火张其威，痰助其力，如恶人居久定而党已成，则驱逐良难也。”于是用温胆汤，京制半夏三钱、化橘红八分、云茯苓三钱、生甘草五分、麸炒枳实七分、鲜竹茹三钱，加粉丹皮二钱、龙胆草一钱，同煎，外加朱砂三分、猪胆汁少许，和服。此方专于泻胆，使邪祟不能宁居。又兼清火化痰，使邪祟无所凭借。法虽平常，竟一药而愈。后以十味温胆^①，以沙参代人参，以生地代熟地，且重用之。以生地能补胆，贼去关门法也。连进四帖，神志如常。此嘉庆十六年事，时尚未识王九峰^②先生。后先生闻知，适

① 十味温胆：即《证治准绳》之十味温胆汤。

② 王九峰：王龙，字九峰。清医家，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人，撰有《本草纂要稿》。

见脉案，深蒙许可，遂相往来。予视先生为前事师，而先生以予为忘年友矣。

十、吴预生疯症治效

吴预生，诸生也。在邹同裕淮北信阳盐店管书启。其店有空房，吴爱其静。一日忽大疯，屡用刀自戕，救之得不死，其店急用人送归。适其家与予相近，令人使来就诊。半晌数人将疯子扶持而来，舞蹈而入。予出，疯子即寂然不动。予如诊厉登铭法，予上座，使之下坐，正容壮色以诊其脉。脉象或大或小，或疏或密，或结或促，知其邪祟无疑。厉声谓之曰：“尔遇我即当去，不去，我将在鬼哭^①穴灸法针汝。虽然尔来路远，我当嘱伊父多赠汝盘缠。”予说一句，伊应一声，旁观无不称奇。予知其邪祟重而且久，气血暗伤，先以参地两补之。加犀角、羚羊、琥珀、朱砂、龙齿、虎骨、龟板、鹿角，诸多灵通宝贵之药，以通其灵性，以镇其神魂。譬如正人君

① 鬼哭：奇穴名。

子，巍然满座，邪人自不能安。此药入腹，邪崇自逼处不安而思去。又仿喻西昌法，用羊肉汤一碗为引，使邪崇借腥膻之气味而出。惟药不与病人知，恐二竖^①避入膏肓也。又嘱其父曰：“此实鬼崇^②，信阳来路甚远，务请高僧施食^③，多烧冥资，以践予多赠盘缠之言。”时四月十九也，二十日伊家旋食服药果愈。

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（十七）

十一、常镇道刘公治效

常镇道刘，名载，字竹湄，岭南人也。由山东济南府保举赴都，自都赴镇。刘公久病未愈，欲请一儒医诊治。当有王惹山明府保荐徼^④召，刘公即烦王明府先看，随后差内使持帖延请，予因往诊。询其病源，乃泄泻已四阅月。天未明泻起，至晚不过五六遍。而进京去京一路医治，总

① 二竖：病魔。

② 鬼崇：鬼物为害。

③ 施食：佛教用语。指专为解救饿鬼饥渴的“施食焰口”仪式。在举行时，念诵经咒，撒布少量食物，作为布施，故名。

④ 徼：通“邀”。

无效验。予诊其脉，诸脉皆平，肺脉独大，按之见数。予曰：“此肺移热于大肠，乃热泄也。”公曰：“予一路来往皆值冬寒，屡遇风寒，反致热泻乎？”予曰：“据公言当为寒泻，据脉象实为热泻。右寸属肺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独见数大，故知其移热作泻也。脉象大于他脉数倍，自诊可知。且公一路所服可系温燥药否？泄泻时可热有声否？”公曰：“皆然。”予曰：“岂有寒泻服温燥而不减者？岂有在腹为寒，泻出转热者？岂有寒泻急迫作声者？《经》曰：‘暑注下迫，皆属于热。’岂有止有寒泻而无热泻乎？”公自诊其脉，亦觉肺脉独大，辩论既明，疑团尽释。予乃用天冬三钱、麦冬三钱、孩儿参三钱，以养肺阴。加泻白散、地骨皮二钱、桑白皮一钱、粉甘草五分，以泻肺热。又加茯苓三钱，以为分利，怀山药五钱，以顾脾胃。定方后，公问：“可服几剂？”予曰：“二剂后再诊。”公服一帖，日间泻止，惟余天明一泻，服二帖而天明之泻亦止。第三日因公无暇，未请诊，亦未服药。而次日天明之泻又来，又急请诊，问何以故。予曰：“一百三十日之症，可以一药而止，不能一药除根。再服二帖，病当霍然。虽然，诊公之脉，沉部颇有数象，似乎尚有伏热。泻不

难止,恐春气大透,木来生火,变生他症。须预为诊治,不可大意。”公曰:“予急欲赴扬^①矣,月余乃返。再当请诊可也。”十日即返镇署,且急延予,称有重症。予往视,见其面左部自头至顶,半边全行红肿,左目肿合不能开,上下唇皆厚寸许,心烦意乱,自谓此次定当告病去官^②。予诊其脉,洪数有力,而无浮象。予慰之曰:“无妨也。此症似乎大头天行,而实非也。此久有郁热,热郁成毒,春透木旺,借肝气发生,热毒上达。肝位于左,气由左而升,故病在左。所喜六脉根本甚固,尚能胜病,月余可愈,无庸告病而去。”于是用东垣普济消毒饮子,而去其升柴。以症无外感,火发于肝,延炽于胃,其势已甚,不敢再为升提也。且加犀角、羚羊角,清肺胃以清肝,恐其上犯咽喉也。大便屡结异常,加调胃承气以下之。十日后,火势渐平,肿亦渐消,知其血热阴伤,加丹皮、生地以凉之。每帖药计四五两,始多苦寒,继加甘凉,而总不用发散。其始尚用桔梗、薄荷二味,取其辛凉疏散,后并此而去之。症虽日减,

① 扬:扬州。

② 告病去官:因病而离开官职。

而刘公见予每曰：“我病莫非有风寒，先生何不散之？”予曰：“无有也，不可散也。”嗣后跟随诸人见余至，即扬言曰：“主人之病，只要发散即愈，惜未发散耳。”予若勿闻也者。惟每至署，见轅外有医轿一顶。密询之，乃李某也。其人虽医生而不务医学，专务结交各衙门号房，巴结家人^①，希图引荐。今问刘公病，无门可入，访予方药，不用辛散，乃扬言一散即愈。托其家人耸动其上，以图进见。刘公虽未之信，而无免有疑，啧啧者所由来也。至二十日病已痊愈，惟偏左头内，尚觉沉闷。刘公问予叹曰：“症虽承先生治好，但将来未免头风之患耳。”予曰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先生总未代我发散也。”予曰：“诺。今日竟用发散何如？”公辄然^②色喜。予乃用小发散方，荆防不过数分，尚另加监制，谓之曰：“公恙实不可发散，服必无效，今姑用之，以除公疑。”又另开清凉养阴、镇摄肝风一方与之。曰：“服前方，平平^③则已。没有不适，再进此药则安。”次日进

- ① 家人：仆人。
 ② 辄然：转变的样子。
 ③ 平平：不好不坏。

诊，公曰：“昨日了不得，服药无片时^①，即觉火势一轰，似觉头面复欲肿大，头晕眼花，急忙伏枕^②。虽然难过，幸后方亦已煎成，服下始定。看来不能发散，诚如先生之言。然窃闻风善肿，风宜散。又闻有大头瘟症，属乎风火，亦用发散。而予症似之，其风火独不可散何也？”予笑曰：“公之恙非‘风火家人’，乃‘火风鼎^③’也。风火者，因风生火，风为本而火为标，泻其火而风自息。试观天地之道，极热生风，得大雨施行，天气清凉，而风亦顿息。俗所谓煞风雨也。今火风之症，若误作风火论治，妄用发散，譬如炉火已旺，而又以大扇搨之，火岂有不更炽者哉。公二十日服寒凉重剂，统计约五六斤，而始进发散小剂，即如此火上头轰。若初起误进发散，将火势熾腾，焦灼肌肉，蔓延咽喉，虽有善者，奈之何哉？若夫大头瘟症，予岂不知。其初起也，恶寒体重，头面俱肿，必兼表象。两目鼻面肿起者，阳明也；耳前后并额角肿起者，少阳也；脑后项下肿起者，太阳也。三阳

① 片时：片刻。

② 伏枕：谓平卧于床。

③ 此句引用《周易》卦名。“风火家人”，离下巽上，为“家人”卦名。“火风鼎”，巽下离上，为“鼎”卦名。

多表症，故可先加表散。公恙初起，毫未恶寒恶风，面肿于左，肝部也。公岭南人，地气温热，秉赋偏阳，京官十数年，饮食皆用煤火。官山东^①六年，亦用煤火。火毒积蕴已久，北地风土高寒，积而未发。今至江南水土不同，又值春深肝旺，肝火冲起，久郁之火，上犯阳明，致成此症。故治法只宜消毒泻火，《经》所谓‘高者抑之，不可散也。’”公曰：“已病不知，经先生之论，恍然大悟。而今而后，直以性命相托矣。”调理十余日，头之沉闷亦愈。公意深为器重，乃后竟信李某之谗，与予绝迹。未一载，已知李某之诬，复延予，予却之。又二载，刘公卸事住扬，不知得何病症，后亦延予，仍却之，而刘公死矣。此中殆有数焉。

十二、陶文毅公治效

宫保^②陶云汀夫子，于道光五年抚苏^③。适

① 官山东：在山东为官。

② 宫保：太子少保。

③ 抚苏：谓就任巡抚于江苏一地。抚，指巡抚，官名。

办海运,夏秋季往来上海,亲至海隅,相度机宜。旋又莅金陵临乡试。是岁阳明燥金司天,少阴君火在泉,秋热更甚于夏热。夫子重受暑热,非止一日。于八月初六日发为时邪,此宜治以辛凉者也。乃医者竟用伤寒辛温发散,且屡用桂枝,邪不能达,其热转加,致成热症,寒少热多。医者改用柴胡,亦仍加桂,而其佐使者,无非厚朴、苍术、草果、青皮,一派温燥克伐。观察钱益斋夫子素知医道,时为监试,心窃非之。因在常镇道任内,知予善于治症。回明宫保,专差菲请。十八日晚予到辕门,随即进诊。细询症在阴分,不过微寒,旋即发热,壮热六时许,解时无汗,热时烦躁,至不能受,渴欲冷饮,饮亦不多,脉则十分弦数,舌则红赤无苔,溲则其赤如血,且不寐者多日矣。予曰:“此大热症。加以燥剂伤阴,阴虚作症,阴虚不能化邪,无汗故热邪难解,阴虚故神烦不寐,治宜养阴化汗以化邪。”于是即据此立案开方。惟思进见之初,未便骤用大剂,故以小柴胡去参,加大生地五钱、当归二钱、赤芍一钱半、夜交藤三钱。三更后症势减,进药,竟安眠至天明,可谓小效。次日,本地陈、林二医至,知服予药,密告宫保曰:“大人此症不可服当归,服则热必重出。”

又谓予曰：“尊方用何首乌太早。”予曰：“未也。意者谓夜交藤乎？此乃首乌之藤，非首乌也。且此不过取夜交之意，为不寐而设。叶氏治疟亦常用之，以交通阴阳。用药之意，虚实皆宜。非如首乌之力能温补也，君得毋见《本草备要》不列夜交藤，其何首乌注内有曰一名交藤，遂认夜交藤为何首乌乎？”伊掩饰曰：“恐敝地药店止有何首乌，无此药耳。”予曰：“昨药系予亲见，其藤甚佳，君等或未用过耳。”予知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伊等亦公然开方，并不让予。惟是日尽去温燥，改用黄连、石膏，而宫保服之，燥热有加无已。盖伊等只知寒凉以治热，不知黄连苦燥仍然伤阴，石膏虽能清热，而不能养阴，虚人服之，转伐胃气。虽《本草备要》之语，伊等未能全览耳。然是时宫保未能信任，总服二人之方。予屡告辞，堂官不肯放行。予曰：“如此治法，必不能愈。设有不测，而余在幕中，将毋留以为二人归过地耶^①？”堂官转禀方伯张公，张公进见宫保，病固沉重，出见二医语言荒谬，遂往告唐陶山方伯，盖陶山方伯乃宫保之同乡，兼戚谊，而精通医理者也。

① 此句原如此，疑有误。

廿二日早陶山方伯来,细切脉理,遍阅诸方,,出与二医及予相见。先问二医曰:“先生们看大人究系何症?”陈医俯首无言。林医曰:“是疟疾。”方伯曰:“疟疾吾岂不知,但是何疟疾?”林医不能对。方伯转而问予,予对曰:“据愚见乃阴虚作疟耳。”方伯曰:“诚然,此当用四物汤合小柴胡加减,去川芎、重用生地。何方药并不及此?”林医曰:“服此即能愈否?”方伯曰:“汝等治已半月有余,愈治愈坏。吾仅一言即当全愈耶?虽然,如果重用养阴,症当大减,愈亦无难。譬如无气亢热已极,不得一场大雨,何以回凉。但可下雨而不可下冰雹,冰雹亦能伤人,如黄连、石膏,冰雹是也。”林医语塞。予问曰:“养阴必兼归地?或谓当归助热,不可用奈何?”方伯曰:“何来此不通之论也?阅诸方,前所服者一派温燥,不知助热,而当归反助热耶?当归虽微温而养阴,设使方中早能助以当归,当不至阴伤热重至此。且夫生地阴中之阴,当归阴中之阳,阴阳相辅,动静相生,用药之道也,何可偏废?此不过以生地为君,当归为佐耳。”言毕,扶杖而入。二医赧颜而去。方伯复出,谓予曰:“脉案方药皆极通,惟尚轻耳。吾已与大人说明,以后惟子是任,子好为之。”予以医多论杂为虑。方伯曰:

“我自当之，我当间日一至，以辟群疑。”是日，予用大生地二两、当归三钱、柴胡一钱五分、黄芩一钱、赤芍二钱、赤苓三钱、甘草五分、合皮^①一钱，服后疟来不过两时许，即大汗热清，较前减四个时辰。热时亦觉能受，后总本此法为加减。阴亏太甚，生地减至一两即不复减，疟势渐轻。至月底疟作不及一时，陶山方伯果常来，予嗣闻方伯九月初三回楚^②，恐又为他医所误。回明公保，请九峰先生坐镇。先生九月初一日到，诊后亦谓养阴为是，仍命立方，稍为参酌，至初七日全愈。由此受公保知，遂相契合。究之此方亦不过本景岳归柴意变化而出，治愈数十百人。陶山方伯议论高超，予常志之不敢忘。

十三、刘眉公治效

道光五年八月廿三日，予因宫保初服予方，

① 合皮：即合欢皮。

② 楚：陶山方伯与宫保陶云汀同乡，为湖南籍人，湖南古属楚国地域，泛称为楚。

已有大效，予心亦定。是日午后，因往城北张佑溪协台处诊病，往来遥远，至起更方到察院，到则巡捕堂官群相问曰：“先生来何迟？日间监试钱道台有条子来请先生，进贡院代内帘刘奉贤县^①隔帘诊脉，因先生不在，辞去。傍晚又具禀刘令病已垂危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，让刘公出场就死，大人勉准，适已出场，大人意欲请先生去一诊，或尚有救，连问数次矣。”予问：“究竟何如？”众曰：“适伊家人亦来求请，据云仅一丝游气，半日不知人事矣。”予至上房，宫保曰：“先生来耶，我今日甚好，惟有内帘刘令亦于初六日得病，今已垂危。因先生高明，或能起死回生，亦大阴德。且吾亦同病相怜之意也。”对曰：“闻其病实已不治，治之何益？徒损贱名。”宫保曰：“此等病治之不效，岂能归过于先生。惟念此人乃吾所取帘官房首，其文甚佳，功夫尚在其房中，当可多几本好卷子，不意如此，然其文不似要死者。”因命人将其文与予看，题乃“举贤才，曰焉知贤才而举之”。予看毕，曰：“此文果不似要死者。”宫保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对曰：

① 县：通“悬”。

“其文清华，其气通畅，似有福泽之文，而又无发泄太尽之弊。且其书法端楷，到底不懈，未曾错落。其精神必素能完足，故论文字皆不当死。”宫保曰：“所论甚是，看文章面上，请去一看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诺。”时将二更，且大雨，予乘舆冒雨至承恩寺，曲折达僧舍。见旁空房一间，床架一张，堆草荐数条。床上靠一人，即刘公也。油灯一盏，灯火如豆，阴冷之气逼人。呼其仆秉烛至，见其大汗如雨，面白如纸，二目直视，牙关紧闭，喉中痰涌，口角流涎，全不知人事矣。使仆探其下体，则囊缩遗尿。予曰：“此死在顷刻，尚何治为？”即欲辞去。伊等坚阻不放，且有跪者。予忽转念，此文不死，何其人之多死象耶？问：“闈^①中服药否？”曰：“天天服药。”“方在否？”曰：“全在。”予索方细看，无非发散温燥，而热总不解。至十九日一方，麻黄一钱五分、羌活二钱、甘草五分、桂枝二钱。予想时邪十四日，忽服此方，其人即当死，何尚能活至今日，莫非与我意有医缘否乎？于是始为诊脉，细细推敲。脉来数大而空，俱欲离根，惟左尺尚有

① 闈：科举时代称考场为闈。

一线可按而得。予暗叹其真读书人，惟知用功，不贪色欲，根本素能保守，虽经群药刀斫斧削，而命根犹有存焉。于是用犀角地黄汤，通心达肾，养阴化热。镑犀角三钱、大生地一两、大白芍三钱、粉丹皮三钱。又思所服温燥一派伤阴，脉来甚数，阴不潜阳，当于养阴之中加介以潜阳法。非若大汗亡阳，脉仅空大，当以参附回阳也。于是加左牡蛎一两、元武版五钱、外加橘红一钱、竹沥五钱、姜汁少许，以达其痰。谓其家人曰：“既然服药，以速为贵，迟则不及。牙关紧闭，以乌梅擦之必开。惟咽喉痰涌，药恐难下。此药得一半下腹，即有转机，恐全不下而死，勿谤予也。”回时已近三更，宫保犹等信未眠，真菩萨心肠也。细询一切，色然喜曰：“如此尽心，或当有效。”明早伊家人来告曰：“主人已转过来了。”予往问：“如何服药？”曰：“前三分皆不受，后得一匙下喉七分，皆顺流而下。”予见人事渐清，向予点头，但语言蹇滞耳。连进原方二剂，痰降能言，惟虽不大汗，而总未全止，知其表虚也。于主方外，另仿玉屏风法，用黄芪皮五钱、防风一钱、五味子七分，一服而汗全止。嗣后方去犀角，加大麦冬三钱、高丽参一钱，减

竹沥二钱，约十剂。改用黑归脾调理而痊。盖盗汗心液也，补心则汗止。

十四、张伟堂治效

张伟堂二兄，吾乡南张榜眼^①公嫡派。先居城南塞上，太夫人患疟，服凉药太多，病剧。其戚严嘉桢素信予，荐诊。知其本体虚寒，始以温解，继以温补而愈。嗣迁居扬州，十余载不相往来。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忽接严嘉兄信，据云伟堂病已垂危，诸医朝至以为暮必死，暮至以为朝必死。惟病者忽忆当日母病，系兄挽救，思得一诊，虽死瞑目，务恳屈降，死生均感等语。因其言直谅不欺，二十日渡江，下昼到张府。即上楼诊视，见其痰涌气急，坐伏茶几，一人两手扶其头，不能俯仰，十余日不得一卧矣。人事昏沉，不能言语，诊其脉滑数而大，虽已空象，而尺部尚觉有根。遍阅诸方，自八月服起，皆作外感治，尽用发散消导。月余后，想觉人虚，易而为

① 榜眼：科举制度中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。

补,总以人参为主。后想因痰多气阻,又改用化痰顺气。又或疑外感,加用疏解。现在诸医皆云不治,无药可用。惟一朱医与伟堂至好,一日数至,以二陈汤作丸与服。见症愈坏,束手流泪而已。予乃曰:“此肾气上冲症也。诸气以下行为顺,今肺不清降,肾反上冲,气降则痰降,气升则痰升,故痰涌气急不能俯仰。且其脉象甚数,似杂湿热,阴虚湿热不化,亦随肾气而上冲。若能纳气归肾,气降痰降,湿热亦降,可以安卧,可以调理,症虽重,无妨也。”于是用六味为君,以都气法原本六味,而六味地黄古称为治痰圣药,且称为下焦湿热之圣药,有三善焉,而皆合乎此症,故特用之。大熟地八钱、山萸肉四钱、怀山药四钱、粉丹皮三钱、福泽泻三钱、云苓三钱,外加北沙参四钱、杏仁泥三钱,以润肺降气;胡桃肉三钱,以助纳气;福橘皮一钱,取其顺气而不燥。开方后,予往候九峰先生,因即止宿。次日复请,予至。诂料其尚未服药,问:“因何不服?”曰:“朱医坚称熟地不可服故耳。”又请上楼诊脉,太夫人曰:“昨方因有熟地不敢服,今恳另订良方。”予曰:“熟地乃此症要药,吾方君药,舍此更有何法?且闻所请先生不少,朝称

夕死，夕称朝死，无药可治。今服熟地不合，亦不过死。况予尚许君家不死耶，此症服熟地则生，不服则死。服与不服，悉听君家，予无他方。”下楼予即欲行。严嘉兄曰：“今已将午，不及到镇，此地有好浴堂，陪兄一浴何如？”予曰：“甚好。”正欲偕行，忽一人出，告曰：“老爷过去矣。”嘉兄徬徨欲上，予笑曰：“予诊脉未久，岂有死在顷刻而不知者耶？此不过痰厥，片时即苏。其尺部根本尚在，保无虑也。”特拉嘉翁出浴。浴罢而归，曰醒久矣。至是伊家因予言有准，方肯服药，而尚止服一半，并能仰矣。迁延太甚，已二鼓后，复请予看诊。脉亦渐平，伟堂并能说话。谓予曰：“药真如神，但尚不能平卧，君能令我一卧，则快甚矣。”予曰：“惜君家不肯早服予药耳，昨肯服药，今日安眠矣。虽然，明日保君安睡无虑也。”次日依方再进，傍晚服药，旋即能卧，卧则熟寐，三更始寤。以后听予用药，而予总本初方略为加减，地黄则始终未解分毫。八剂后，其症大全(痊)，予乃辞归。次年复请诊理，煎方膏方悉本原方。盖伟堂素嗜虾油^①，每食不撤，其

① 虾油：指虾类的发酵食品。

湿热甚重。因热生痰，因痰致咳。取用辛散，既诛伐无过，取用人参，亦助热锢痰。因咳致喘，肾气上冲，犹以二陈丸治痰，岂不去题千里乎。惟六味地黄，三补可保肾气，三泻兼治湿热，于伟堂最宜，况痰之本在肾，肾安痰亦自灭也。

十五、李青原治效

李青原兄，病伤寒，头痛，项强背板^①，一身尽痛，甚恶寒而不甚发热，自服发散药无汗。予诊之，见其脉浮而弦甚，知其素来阴虚，不能作汗，以九味羌活汤去生地、黄芩，加当归八钱，一服得透汗而解。方本景岳归柴饮，景岳专用柴胡只治少阳症，不能治太阳症，特变而通之。陶节庵九味羌活汤，治江南伤寒最好，江南无正伤寒，不能用麻黄也。或议其黄芩生地，不应见面用凉，然已见口渴欲饮，用之有效。否则不妨易之。予自治李青原后，每遇伤寒夹阴虚者，即以节庵景岳法参用，去芩地加当归，少则五钱，多至一

① 背板：背部牵强不舒。

两,无不得汗而解。三载以来,取效不下数十人。然则斯方亦殆可传也。凡发散药太阳经居多,阳明胃经则白芷、葛根、升麻三味,少阳胆经则柴胡一味。仲景小柴胡汤为少阳症而设也,症不离乎少阳,今人用小柴胡汤治症,未尝不可。乃景岳五柴胡饮及正柴胡饮,皆用柴胡治太阳伤寒,恐不能散邪,而反引入少阳也。至叶天士治症,则又戒用柴胡,更不可解。今吴^①人患症,不敢少^②用柴胡,以致缠绵日久,甚有死者,皆其遗祸也。景岳名医,叶天士医中翘楚,一则重柴胡如此,一则弃柴胡如彼,岂非偏之为害哉。

十六、徽州余姓治效

予三十岁时,馆于京口旌营呼协领家。呼公六旬外,忽得类中症,眩晕非常,头不能抬,夜不能卧,面色浮红。适万廉山先生宰^③丹徒,荐

① 吴:指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。

② 少:稍。

③ 宰:主持;主管。

其乡亲唐朗山先生诊治，朗山以为虚阳上浮，以真武汤坐镇北方，用附子至三钱，合家疑惧不敢服。朗山力主之，惟予赞之，一服而定，调理煎方百余帖，总用附子五钱，丸药亦重用附子，统计服附子十余斤。精神加旺后不服药，寿至七十七岁。江西宜服附子，而能用之于江南，朗山先生真大手笔也。一时称奇，予亦心服。十余年后，李进之兄油行徽伙余姓，年卅岁，六月出门讨账，抱恙而回。医者以为受暑，投以清凉，忽变周身寒冷，热饮嫌凉，诊其脉沉细如无，知其体本阳衰，虽当夏令仍属感凉，以桂附理中汤。用附子一钱如弗服也，加至三钱，身寒稍减，而热饮仍凉，直加至五钱，乃日见有效，计服附子二斤许，症乃痊愈。盖其家婺源皆服山涧之水，其性极寒。生斯地者，体多偏寒，以寒体受寒凉服寒药，故一寒至此。医贵审时兼宜度地，非易易^①也。然予之所以敢用重剂者，由先得叨朗山先生之教也。

大凡脉沉多寒症，而亦有不尽然者。嘉庆十八年，予往常州。有朱某者小贩人也，忽得奇

① 易易：极言容易。

疾,周身畏寒,医投以温剂不应,因投以热剂如桂附之类,而其寒愈甚。爰求予,诊其脉皆沉,按之至骨,略见疾数,知其为同气相求症也,以犀角地黄汤与之。朱本贱业,以得予至为幸,见方即服,一服而寒减,三服而全愈。此等症确身寒,脉沉,未有不用热药者。不知其伏热在至深之地,一遇热药相引而入,并人身之卫阳亦随之而入,故外反憎寒也。幸朱服热剂不多,否则难挽救矣。

十七、李楚生眼病治效

李楚生三兄,患目,二目皆病,左目尤甚,红痛异常,瞑不能开,勉强开之,盲无所见。头痛难忍,亦左为尤甚,可怪哉。大渴欲饮,每日饮浓茶十大碗。蔡医以白虎汤投之。石膏每剂一两许,愈服愈渴,数剂后浓茶加至三十大碗。饮食不思,神烦不寐,终日终夜饮茶而已。两月有余,困顿已甚,乃延诊。脉皆弦数而大,而右关数疾之中尤见和柔。予笑曰:“此非白虎汤症也。白虎汤乃伤寒时邪,胃有实热,大渴欲冷饮

症所用。今因患目而渴欲热饮,不饮冷饮,乃素嗜浓茶,克伐胃气,胃液干枯,求饮滋润。而其实润之者乃更伤之,故愈饮愈渴。彼石膏辈能治实热,而不能治虚热。《本经》载虚人禁用,恐伐胃气。彼庸庸者不知,以为渴饮则当用石膏,而不知外感内伤有天渊之别,热饮冷饮有毫厘千里之分。率意妄投,不独损人之目,即损人之命不难也。”其仲兄问曰:“闻目属肝,何患目而胃病如此?”予笑曰:“肝开窍于目,夫人而知之,乙癸同源,肝亏则肾亏,亦夫人而知之,不知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禀受于脾土,上贯于目而为明,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使,不能归明于目矣。然脾与胃相表里,而为胃行精(津)液。胃主降,脾主升,胃降然后脾升,饮食入胃,游溢精气,下(上)输于脾,然后脾气散精而上输于肺也。今胃汁干枯,胃气不降,脾有何精(津)液可升,尚能归明于目哉?况病者肝肾本亏,肾不养肝,肝虚生热,热盛生风,以久虚之胃,木火恋之,故不独热难堪,饮不解渴。且胃无和气,直致饮食不思,胃不和则卧不安,故夜不能寐也。至目痛自属肝火,头痛自属肝风。而今欲治之必先救胃,救胃必先

戒茶，然后大养胃阴，并养肝肾。胃喜清和，得滋润而气自能降；木虑枯燥，得涵濡而火自能平。火平则风息，眼无火不病，头无风不疼，如此调治，症虽险无虑也。”病者虑茶不能戒。予曰：“非戒饮也，特戒茶耳。”于是以菊花、桑叶代茶，而先投以养胃阴扶胃气重剂。十日后即不思饮茶，然后兼调肝胃，并或清肺以滋生水之源，或清心以泻肝家之热，千方百计乃得渐痊。二年后其尊人亦得目病，蔡医以为能治，不必延予，而一目瞽矣。

十八、柏邃庵治效^①

京口协领柏邃庵，方正人也。从无淫邪，奈廿余岁初次进京，未知检点，竟不知于何处旅店蒙其不洁。头^②生颗粒，有似广疮^③，急延外科医治，想用捺药随即痊愈，而年余后下疳，外科

① 柏邃庵治效：抄本无此标题，为注者增入。

② 头：此指阴茎龟头。

③ 广疮：病证名，即梅毒。

调治久而不愈。予劝以仙遗粮^①下五宝丹^②，由渐而愈。邃庵最畏服药，愈后未经清理，后乃发为阴癣，腰以下腹以上蔓延无隙，其痒异常。然三十二年以来竟无他患。不意于道光十一年，忽有教以医癣者用紫荆皮为末，以白芨磨汁调敷。予闻之再三劝以勿治，盖疥癣之疾，不足忧也，设使治愈必生他患。奈邃庵竟为所惑，不纳予言。日以二药裱敷下体，自秋徂冬，癣竟全收，不复作痒，欣然得意。十一月望^③后，忽患耳痛，就予诊脉。其时适值云汀宫保忽患吐红^④，专札见招。是日诊脉后即束装赴省。予谓儿辈曰：“邃庵脉象大为不好，恐有重症，而予适不在家，奈何？”赴省一月，忽接家信，据云邃庵病势沉重，有朝不保暮之象，请予速回。余不胜骇然，幸宫保恙已全愈，随即买舟南下，一日达镇，即诣柏府看视。见其耳连项肿，稠脓淋

① 仙遗粮：即土茯苓。

② 五宝丹：见《景岳全书·外科铃古方》，由琥珀、珍珠、朱砂、钟乳石、炒飞罗面、冰片等组成，为细末，用土茯苓煎汤，送服。主治杨梅结毒。

③ 望：农历每月十五日。

④ 吐红：犹吐血。

滴，臭不可近，人则一丝游气，盖已米饮不下者九日矣。见予至，亦不能多言，惟曰：“君虽来，吾亦不吃药也。”询之伊子。据云：一月之中所请内外科服药不少，大抵清凉居多，以致胃败，故邃庵誓不服药矣。予因转为邃庵曰：“兄之病源，惟予深知，他人不及知也。不知者认为寻常之火毒必用凉药，须知此症不但不可用凉，且宜用温。兄如服弟药，三剂必然有效。如不效，再不服药，何如？”邃庵闻以温易凉，不觉首肯。予乃以归脾汤加减，另以五宝加西牛黄与服。三剂后臭味顿减，口味大开，精神渐振。邃庵问予：“何药之神也？”予笑曰：“兄之病根在三十年前，他医不及知，即兄亦念不及此也。兄当年曾沾染恶气，误服捺药，变为下疳。愈后未经清理渐化为阴癬，此癬为余气之出路，且周身之湿热皆以此出，原万无治理者也。奈兄误听人言忽然欲治，居然治愈。而究之风湿热毒从何而去，不觉上攻清窍。又值现与统军不合，告老罢官。虽素阔达，究非得已，心怀未免不畅。心寄窍于耳，故病发于耳也。医者不知，肆用寒凉，使热毒欲发不发，遏成臭气，异乎寻常。人之脾胃喜香而恶臭，此等恶臭积于胃中，胃气焉得不

败,尚冀饮食之甘乎。且夫治余气之法以升透为主,尤以扶正气为主。盖余气即邪气也,正气衰则邪气陷而入内,正气旺则邪气托而达外。常见庸庸者,治湿毒之症专主苦寒,攻下百无一愈,诚昧于医理也。兄之症情节遇多,医更难明,动辄得咎。予用归脾汤法可以养心,可以健脾,可以扶肾,可以开郁,可以建中,可以托邪。而又用加味五宝丹诸多宝贵败毒搜毒,专使外达,不容内蕴,用药得当,似乎通神。虽然,现幸获效,仍须癖发,方许收功也。”数日后癖渐作痒,十余日后癖遍下体,而耳患全愈,饮食倍常。始终总此一方并未改易方。余自省回见其光景,亦疑不可救,而竟获速效。此其中殆有天焉,非人力所能致也。

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(十七)

十九、李曜西子疟疾误药 几危治效

李曜西,吾长子之襟兄也。其子于初秋患疟,医者为徐医,延至八月中忽请予诊。据云疟本寒少热多,多汗而热难退。徐医连投白虎汤,

石膏每用一两，热较减而寒较多。现则寒后不能转热，有气自少腹上冲，疼痛异常至不能受，然后渐渐转热，痛随热减，热壮而后痛止，胸次饱闷，饮食不进，神情疲败。徐医屡用顺气止痛等法，全然不应，故请斟酌。余问：“何以用白虎汤？”据云：因病者热多渴饮。予问：“渴饮几何？”曰：“热时约饮廿次，每次一茶碗盖。”予笑曰：“次数虽多，茶碗盖贮茶无几，虽廿次不足两碗，不算大渴。”再问病人欲冷饮热饮，则专用热饮。予曰：“据此则大错矣。书载白虎汤症必大渴欲冷饮而后可投。足见虽渴欲饮而不欲冷服，尚不可投也。况并非大渴，且欲热饮乎。且夫治疟之法必寒能化热而后可愈，岂有寒本少而欲其寒多者乎。夫白虎汤在疟门未尝不用，然必热疟而后可。今症汗多热难解，明系暑疟，暑中兼湿故也。暑乃阴邪，热乃阳邪，岂可徒见其热，遂以阴邪而用阳邪之药耶？此必误用白虎致寒转增而将暑邪逼入肝肾，以致肝气夹肾气上冲也。”曜西问：“疟乃少阳症，何以转入肝肾？”予曰：“五脏皆令人疟而不离乎少阳胆经，胆在肝叶之下，肝胆相为表里，胆经邪热为寒所逼不得外达，则内传于肝，乙癸同源则

又内传于肾。予向诊令郎脉象,肝肾本亏,所谓诸病以虚而入也。当其症来,寒固因寒药而加甚矣。至热邪为所遏,欲达不达,转将肝肾之气逼令上冲,以致疼痛异常,神昏气逆,久之而热渐透,疼亦渐止。久之又久,而热大透,疼乃全止,邪气透而肝肾之气乃宁也。至始尚能食,今则全不能食,皆因石膏诛伐无过,大伤胃阳之故。”曜西闻予议论,以为透辟,遂请入诊,诊得脉来沉象,按之弦数,左关(肝)尺(肾)尤为不静,右关(胃)沉而不数,按之无力。予曰:“症本暑症,无服热药之理,奈遇服寒凉,邪陷肝肾,非附子理阴煎不可,虽然其法过火,诸公未免疑虑,权以当归建中改生姜为煨姜投之,以观进退。”一剂后痛较减而热较平,渐欲饮食。二剂后痛又减而热又易,然肾气仍冲而症不能止。予竟用附子理阴煎,曜西尚在游移。予告之曰:“桂枝,附子之先声也;煨姜,炮姜之先声也;归芍,熟地之先声也。建中既已有效,又何疑焉,建中虽能温中,不能纳肾气补肾阴以托邪也。今用附子理阴,以熟地一两纳气归肾兼以平肝,即以托邪,加以附子五分、炮姜五分,温中散寒,领邪外透,当归三钱和阴化症,斯方也,症可以

已。奈何不用而任疟之缠绵耶？”再三开导而后肯用。如方一服，不独肝肾安宁而疟竟止矣。知者无不以为神奇，适云汀宫保招赴清江，未能一手调理。半月后，予自清回，复请往诊，盖其疟已反^①，他医不敢用原方，虽轻不愈。予仍以原方投之，一剂而愈。愈后连服七剂，疟不复发而饮食香甜，精神如旧。古人称有是病即有是药，不我欺也。庸庸不知，伐人性命，如同儿戏，可不痛恨哉。

二十、吴婿疟中又中热治效

吴泽之，吾婿也。甲午岁，馆于孩溪，夏秋之交，天时盛暑，致患暑疟。地无医者，唤舆来城，至晚到家。似无重恙，乃上灯时忽然昏厥，手足搐抽，不知人事，惟时作笑，旋又身热如炭，烦躁非常。其时城门已闭，余不及知，天明得信，随即往看。亲家慌忙，病者情形实已危急，诊其脉象洪数之中更兼躁急。夜间曾有刘医来

^① 反：同“返”。复发。

诊,以为中暑。余曰:“非也,此中热也。此热中厥阴也。热中足厥阴肝经故抽搐,热中手厥阴心包故善笑。中暑之脉数而兼濡,暑乃阴邪也。中热之脉数而兼洪,热乃阳邪也。此又兼躁急乃素本阴亏又中阳邪,有孤阳无阴之虑。虽然,勿谓全未中暑也,其作疟也,其中暑也。因患疟而来城,由孩溪至城,几四十里四野中又无避处,以中暑之虚体,长行于炎热如焚之中,有不中热者乎?故此乃先中暑而后又中热也。为今之计且治中热,幸未服错药,似尚可救。”以大剂犀角地黄汤加羚羊片三钱,犀角入心包以清热,羚羊入肝经以治热,生地辈则养阴清热以化亢阳,外加竹茹、竹叶、西瓜翠衣凉心清热化痰以为佐。一服后人事渐醒,不复笑而抽搐仍然,尚神烦谵语,浑身不着一丝。三服后始知着裤,热退神宁,伊长兄以为全愈。予曰:“未也。中热虽解,中暑尚未全解,暑疟尚不得免耳。”后果复行作疟,其脉弦数之中总兼躁象,汗出不已。余知阴虚之故,于小柴胡汤多加生地辈甘凉养阴之品,真阴难成而易亏,又系胎疟^①,不能骤止,十数帖后始能霍然。

① 胎疟:此指生平首次染患疟疾。

至次年乙未，馆于东马头，夏间又患暑症，张医投以清脾饮，更觉烦热异常，急急回家就医，予仍投以隔岁原方，二剂而愈。

二十一、刘松亭患疟转痢治效

刘松亭，清江浦知名之士也。年将七旬，夏患暑疟，寒轻热重。医者朱某亦清江之翘楚，朱某亦未免稍染习气，见刘公热重即加大黄，两剂后遂变为痢，红多白少，里急后重，一夜廿余遍。年老之人，又属疟后，委顿不堪。知予在浦，延请斟酌。予至见朱某业已定方，仍以大黄为主。予曰：“痢疾滞下，大黄原在所当用，但此症非本来痢疾，乃疟变为痢，少阳热邪陷入太阴，恐脾气太虚，又属高年，有下陷之虑。书称和血则便自愈，调气则后重除，似宜以此为主，兼用喻西昌逆挽之法，使邪气仍从少阳而去，庶为平稳。”朱某亦以为然，嘱予立方。予用当归八钱，白芍八钱、甘草八分，以和血也。加红糖炒楂肉三钱、木香五分、广皮八分，以调气也。加川连五分、黄芩八分，以清热也。外加柴胡二钱

以提邪出少阳。一服而大解通畅，滞下全无，再服而红白皆净。其家疑复作疟而疟竟不来，盖皆化去矣。此方治虚人痢疾最宜，予屡获效，然非重用归、芍不可。闻清江药铺见用归、芍至八钱以为奇。奇归、芍而不奇大黄，诚不可解也。

二十二、浒关顾某治效

肝叶倒竖^①案

道光九年，予应浒关黄拙安之召，有顾某因与人忿争，忽然直立不能卧，诸医罔效，余余诊治。予一见曰：“此肝叶倒竖也。”伊家惊闻肝倒转来还能治耶？予笑曰：“病患不能识，既识之，易易耳。用小温胆汤加龙胆草，再加金器同煎。另以猪胆一个，悬高粱上，开一小窍，令胆汁滴下，将火炉药铤^②对准，使滴滴俱归铤中，俟汁滴尽药亦煎熟，一服而愈。”家以为大奇。

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（十七）

① 肝叶倒竖：此指因大怒伤肝，风气内动，脏腑功能失调而出现意识障碍或强直性痉挛等症状的病证。

② 药铤：煎药的器具。

嗣有关医虚心者，特问予请教，以为先生治法可为奇效，但案云肝叶倒竖，而所用药品皆入胆经何也？应之曰：“此安甲和乙法也。肝为乙木，胆为甲木，胆在肝叶之下，肝之庇荫若母子。然凡肝气上逆未有不胆气随之者，故平肝不及不如安脾。譬如母携子出，与人作闹，劝母不依，姑以饵骗，令小儿欲归，其母因爱子之故，亦只得息怒而去。且夫肝为将军之官，谋虑出焉。胆为中正之官，决断出焉。《经》以十一脏皆取诀于胆，而肝尤取决于胆者也，故安甲木即所以和乙木也。”关医闻之折服而去。

二十三、丹徒县吴晴椒内治效

杭州进士吴晴椒宰丹徒。其夫人忽得异疾，每于梳头后胸乳间发紫斑，心中难过之至，约一二时许斑消心定，十余日不愈，乃请予诊。予问“何不早梳头？”曰：“早梳亦然。”“何不迟梳头？”曰：“迟梳亦然，曾迟至申酉^①梳之，亦无

① 申酉：十二时辰名。指十五时至十九时。

不然，第惟^①不梳头耳。”诊其脉皆沉象，两关按之则左弦数而左滑数。予曰：“此脾气也，而兼乎肝。左沉弦而数者，肝气郁而肝阴亏也。右沉滑而数者，脾气郁而湿热不宣也。夫脾主健运，肝主调达，今皆以郁，故土受木制，湿热亦郁于脾而不化。脾主四肢，梳头则两手皆举而脾气上升，湿热随之而升，故心胃之部外则发斑，内则难过。梳头之手下垂而脾气亦下，湿热仍归于脾不复上扰，故病象暂退而根未拔也。所幸湿热不重，只须和其肝脾，开其郁结，透其湿热，病自退矣。”予进以补阴益气煎，以熟地平肝，以山药健脾，以柴胡疏肝，以升麻苏脾，以陈皮、甘草、当归调和其中，一服而愈。再进二服以善其后，永不发矣。

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（十七）

二十四、谢蕉石先生间日不寐治效 附戴六兄治效

谢蕉石先生，江西人，原任开归道，现扬州

① 第惟：只有。

安定书院掌教。其小胆怯多疑，适虞运司有七情郁结之病而爱吃热药，扬州医郑姓尽以桂、附投之，镇江府学司训陈君更加石硫黄丸，以致脏腑烧烂，大便下血如烂鱼肠，犹不肯稍服养阴而死。蕉石先生素所交好。因此伤怀转生疑惧，忽然间日不寐，不寐之日固属难过，而昼亦各病业生，如头晕、头痛、腰疼、腿疼、心跳、肉眊，腹胀、腹痛等症，或来或去，变幻无常，惟得寐之日较为安静。扬医无能治之者，先生更加惶惧。延一张医留住斋中，日夜医治，毫无效验，而病象更多，精神日减。隔江延予，即予初亦不解，不过育心宁神等药，亦无甚效。三日后予细想病情，审视脉象，不觉恍然大悟。盖其脉象三日以来大小疏数不能一致，有似邪脉，而察其神情并无外来邪祟，必三尸^①为之也。盖尝考之三尸，或称三彭，上尸彭据（倨）住坭丸宫^②，中尸彭质住膻中，下尸彭矫住脐下丹田。三尸喜人

① 三尸：亦称“三彭”、“三虫”。道教用语。即所谓人体中的三条虫，或称“三尸神”。认为在人体内有作祟的神，每逢庚申的日子，向天帝诉说人的过恶。

② 坭丸宫：坭同“泥”。泥丸宫，道家谓上丹田，在两眉间。

为恶,不喜人为善,修炼家必斩三尸而后得道。然能斩之者何人? 修炼反成疯魔^①,皆三尸为之也。至于人之运用总在一心,夜寐则神静心庄,何反多梦,亦三尸为之也。人有隐瞒之事,不肯告人,而梦中反自说出者,三尸喜揭人之恶也。夫心为君主之官,胆为中正之官,如果心正胆壮,三尸亦可安静。若心虚胆怯,疑惧环生,则三尸从中侮弄,病情愈出而愈奇,俗所谓疑心生暗鬼者实常有之。不必外来之鬼,大约即三尸耳。三尸谓之虫,又谓之神极^②,其灵异虽守庚申者不能斩也。今蕉石先生心胆本虚,又生疑惧,故三尸得间而作祟,此非治三虫不可。但用药不与病人知,病人知之则三尸虫拒之,二竖之伎俩可畏也。于是与四少君细剖其理,嘱以开方勿与尊人看阅,症始可治。少君有难色,谓:“家君不独阅方,且时对《本草》,焉肯不看方药。”予思方不与阅不可,药全与知亦不可。好在先生十分信予,当可进言,因于进诊时谓之曰:“大人此症调治良难,然能不究方药,则予

① 疯魔:此指精神错乱。

② 神极:极,竭尽;活动过度。此指精神活动过度。

煎方外予有丸方，可保一服即效。若大人必知何药，则药必不灵，予技已穷，只好告辞。”先生因予言激烈只得答应。予因另开丸方，皆杀三尸虫之药，加以宝贵镇邪宁心之品。是晚正值不寐之期，以二煎汤药下丸药三钱，居然一夜安眠。从此以后无夜不寐，精神如旧，二十日来并无反复，予即告辞归里。先生欲早晚得一人看脉才可安心，并愿送银一两，在此过夜。问予当请何人。予对曰：“府上本有张先生在此，何不仍请伊来，好在无须伊另用药也。”于是将张医请来。予告之曰：“大人此症甚奇，幸予猜着，特荐先生来此，万勿更方。先生住此，大人全愈，即先生看好，亦可得名，不与先生争功也。”伊似甚佩，再三问予究系何症，丸方何药。予如不告恐其多心，因大略告之曰：“此因疑生虫，不过用杀虫之品加朱砂、琥珀以宁心育神耳。但治法药不与病人知，本勿说破。”次日予即辞归。乃七八日又专差过江说病已反，逼予到扬。予至谢府先晤四少君，问病何故忽反。少君曰：“此张先生之害也。家君本时访丸方为何药？总对以冠仙先生不知在何处合来，实在不知。乃张先生来，家君再三盘问，伊即言略知一二，

大抵朱砂、琥珀之类。家君即将予唤进，大声呼斥。谓予明知不言，朱砂如何吃得。从此以后不吃丸药，仍间日不寐，诸病业生。”张先生无法可施，只得又来奉请。予闻之亦着急之至，进见蕉石即恳予曰：“先生救我。”予曰：“予前本救大人病已愈，廿日予始辞归。予本嘱大人不问药始有效，奈大人多疑必访何药，张医不知医理告知大人，因此不服丸药，除此之外更有何法耶？”大人曰：“吾今再吃丸药何如？”予曰：“再吃亦断无效也。”是夜正当不寐，大人嘱煎药人加丸药三钱，在内临卧服之，依然不寐。次日难过异常，吃饭时忽请予进内。谓予曰：“先生看我何如？”时二月初，春寒不减，大人重裘，皆大毛也。乃忽皆脱去，止穿丝绵小袄，而大汗如雨将小袄湿透，胸膛坦开，热气腾腾。据云近日每饭必然大汗，今日仅吃饭一口而汗即如此，直截不能吃饭，奈何？先生务要救我。予想三尸虫因知昨晚药内有制它之药，故更幻出此象也。予因此转得灵机，因慰之曰：“不必过急，容予思之。”盖汗虽心之液，而饮食多出于胃。蕉石性多偏好，其饮食非极热者不吃，其胃本有积热，三尸故得借此作祟，今借治胃热暗加一治三

尸之药,假设其词,使病人知其药而不知其用,三尸虽灵同二竖,亦不知所避也。少间谓之曰:“大小不寐之症尚可缓治,而此大汗倒甚可畏,急须挽救,不然恐汗脱也。”伊本心虚胆怯,闻此急求治汗。予曰:“大人果然欲命,从此饮食不可过热,而胃中积热,热已多必须重用芦根,带凉带通,汗可渐少。但芦根必须常服,而其性过凉,恐服之又生泄泻,须更得一药可制芦根不至泄泻,如二术健脾而未免过燥,与芦根一合。再四思维止有黄精一味脾肾两补,可与芦根合用,不改其清凉之性,而又可不至泄泻也。”蕉石即要《本草》来看,予即将《本草》赞黄精功用处指点与看。而内有杀三尸虫一语,伊本不留意,而予不等看完即令拿去。伊怕出汗即令速买二味,芦根二两、黄精三钱,当晚与服。是晚吃饭亦即无汗,是日本当寐之期,夜固安静。明日当不寐之期,仍服二味,汗既不出,夜得安眠。从此煎方以二味为引,夜夜安眠,诸病皆无。予屡告归,伊家款留不放,一月后始得旋里。四少君问予前方何以不用黄精。予告之曰:“此用药之道也。此等怪证实不经见,予精思而得之。所用丸药十数味,多方以治之,以为当可有

效，尚留一二以为后图，设使竟用完之后，被张医说破，岂不束手无策耶。”此道光十六年事也。越十五年咸丰元年，又有戴六兄之症。

戴六兄，字槐卿。素亦心虚胆怯，偶住场下空房独宿，颇生疑惧。忽觉背心微寒，渐觉周身怯寒，因而睡去，似入黑暗地狱中，绳捆索绑，难过异常，欲喊不能出声，欲动如石压住，恶境多端不能细述。必待有人来带推带喊得以醒来，如出苦海，次日另移卧地而恶梦依然。从此神情恍惚，饮食不甘，睡则恶梦难受，或炎热时盖薄被犹嫌凉，或夜回凉不盖被犹兼热，或夜间大笑，或白日大笑，不笑时问之彼并不知。由场下回扬觅一汪医诊视，与以归脾汤，宜乎合式，乃二三剂后觉心忽然落下，自觉有声。以此五日不寐，全非归脾汤之过，只得过江觅医。先就蒋医某诊，蒋以为阳虚用桂附等药，正值长夏炎热非常，伊不敢服，转就予诊。予诊其脉大小疏数不一，知是三尸虫，因疑惧而生祟，与蕉石先生同因。告之此症非寒非热，奇幻百出，医家鲜能知之者。兄既遇我，可保必愈，但必不看药方，如看药方，予断不治。伊素知予，深信不疑，予见面即以补胆养心药中加以黄精，嘱临卧服，即得安眠不做恶梦。

然其所现之症大有祟气，恐其所住空房本有阴邪之气，以致三尸借此作威。又另加丸方用黄精为君，佐以犀角、羚羊、龙骨、龙齿、鹿霜、虎骨、龟板、雷丸、朱砂、琥珀诸多宝贵灵通之品，壮心胆而通灵明，制伏三尸。又加箭羽、桃奴兼制邪魅之气，又嘱用上等朱砂大块包藏发内。廿日来，不独恶梦永绝而诸恙全无。固由予看出睡梦颠倒皆三尸为之理。亦由书称药有不与病人知者，真不我欺也。《内经》诊梦甚详，亦各有因，如阴甚则梦大水，阳盛则梦大火，上盛则梦飞，下盛则梦堕，甚饥则梦取，甚饱则梦与，皆有至理。夫人寐则心如死矣，神尽藏矣。梦又谁为之主，非三尸为之，而谁为之哉？予殆亦开千古不传之秘也欤！

二十五、邹姓传尸癆^①治已得效被人打破一症

西门外打索街，邹宅有寡居八房次子吐红，

① 传尸癆：即癆瘵。指具有传染性的慢性消耗性疾病，或称“肺癆”。类于肺结核病。

请某医诊治不愈，转请王九峰先生诊视。一次亦未见效，转嘱请予。予见其子年将二十，生而肥白，病虽久并不消瘦，吐红不多已止。惟食入必吐，多日不纳谷食，神情疲惫，脉来不甚细数，而大小疏数不一。予细询其家曾有此症而死者否，则其父死于瘵，长子亦然，今及次子。本在中堂开方，即病者所住房外，其家房屋甚多，予拉某医及其陪医者另至一厅，去病者住房甚远。因告之曰：“此非寻常性症，乃传尸症也，此症内有劳虫，历代相传由长及幼可以灭门。其虫之灵甚于二豎，男子由肾传心，心传肝，肝传脾。至传脾则修炼已成，其先尚容人进食，彼亦资其精气，至修炼成则不容人进食矣，今食入必吐，无法可治，奈何？”某医问古人岂无治法否？予曰：“治法虽有，大概无效，惟仲景先师有獭肝丸^①一方最妙。予曾治过一泰州人，果然有效，系加獭肝于都六味^②中，三料而愈，共用好獭肝三个。然其病未久，虫尚未成，故可得效。后遇

① 獭肝丸：《金匱要略·血痺虛勞病》篇附方載《肘后》獭肝散，治冷勞，又主鬼疰一門相染。

② 都六味：即都氣丸為腎氣丸去附子、肉桂，加五味子。參見前包式齋治效案。

此症甚多，虫或将成，或已成，虽有獭肝亦不能治，今症已传脾不可为也。且獭肝一月生一叶，必至腊月十二叶变化始全，功用乃大。现在初秋其肝不过七叶，以变化未全之獭肝，治修炼已成之癆虫，有何益乎？论此症本无治法，果能纳谷不吐尚有生机。今再四思维，止有鳊鱼汤一法。予见《东医宝鉴》载人家染传尸癆相继死者不一而足，后传一女，虑其复传，竟将此女抛入水中，渔人网得，见其尚生。适值鳊鱼旺产，船上以鳊代饭。即以汤饮之，其女渐苏，后日以鳊首为食，其女获生，即为渔家妇。《本草》亦有载鳊鱼能杀癆虫者。今若觅鳊首一条煎汤与吃，但不可说是鳊鱼，只说是脚鱼^①汤用以滋阴，或可不吐。但得一日不吐，即日日以此汤饮之，连粥食亦可不吐矣。以此调理可望杀虫活命。俟至冬间再觅全獭肝合丸与服，可以除根。但制虫之品万不可与病人知，即传尸二字亦不可与病人说，二竖子之利害真可怕也。故今与诸君说话必远隔病者卧房，稍走风声，仙丹无用矣。”其家依言，觅有小鳊一条，煎汤作脚鱼汤

① 脚鱼：当为甲鱼。即鳖。

进，居然不吐。另有煎方亦不吐，明日如法亦不吐，且能进粥。十数日来药食与鳗鱼汤杂进，全然不吐，纳谷渐多，居然望好。予适欲赴苏，特嘱其及某医药方不过敷衍，病人全靠鳗鱼，但不可与病人知一言，须牢牢切记，不可视为闲话^①也。予赴苏一月，中秋始回至家，则邹姓日日着人请予。至其家则吐病已反几十日矣，问何以故？则九峰先生到镇，某医欲恭维先生，逼伊家请诊，伊家不得已，听其代请。九峰到房中诊视后至中堂坐下，与卧房仅隔一板。而先生年老恍惚，忽大声曰：“此传尸症也。有虫为患，必得大鳗鱼一条，用老僧尿壶同陈仓米煨烂，合捣为丸，服尽则其病可愈，但不可与病人知。”九峰本重听耳聋之人，言语声高，病人朗朗听见。九峰去后，伊家如法合药，急与病者服，到口即吐。再以鳗鱼汤与服，亦到口即吐，病者亦知非甲鱼矣。伊家尚向予求救，予实无法只得告辞。后闻诸医杂进，日见其坏，即于八月内死矣。病者尚有一弟，予嘱其速速过江躲避，不可见兄之面，盖尸虫之传人往往即在人死之时也。今闻

^① 闲话：闲话，“间”通“闲”。

其弟尚未接此症，可谓幸矣。予思鳗鱼竟能治痲虫，只要于未成势时尚少知觉，未具神通，日食鳗鱼竟可治之，保人性命。所望人家有此害者早为防备耳。

二十六、缸瓦厂张大兄鼻渊治效

张瑞郊大兄，予世交也。忽得鼻渊症，伊家常延徐医，因请调治两月有余，浊涕鼻秽不减，更增鼻塞不通，头昏而痛。徐医自称所用之药皆古人鼻渊治法，查书可证，奈此症难治耳。张大兄不得已来就予诊。情形恍惚，予诊毕云：“症非难治，但治不得法耳。”初诊立方服药三帖鼻涕大减，鼻全不塞，头不昏痛。再诊原方加减令服七帖竟痊癒矣。照方令加二十倍熬膏常服以杜后患。有伊友问予曰：“他人医两月余无效而加病，君一见以为无难，一二诊而果然全愈，何其神也。”予笑应之曰：“此非足下所知也，行医必知古方，不知古方有合用者，有不合用者，全在医有灵机，可泥古欤？况鼻渊古方全不合用。予向遇浒关适有总办张姓正患鼻渊，

诸医不效，乃延予诊治。予阅所服之方，无非泥古法者。盖古方治此症大抵用辛夷、苍耳辈通脑之药，殊不思《内经》云‘胆移热于脑则辛^颯鼻渊。’今不知热之来路，惟用辛热之药上通于脑，脑愈热而鼻涕愈多，日久脑虚头昏头痛所由来也，治不得效，甚有谓之脑寒者。《经》明云胆移热于脑，何得谓之寒？夫鼻渊由脑热而来，脑热由胆热所致，只须凉胆使无热可移于脑。脑虽有余热，自由浊涕而去，何愁病之不愈哉！”予竟将此理开于脉案，方用犀角地黄汤，以羚羊易犀角清补肝胆。盖胆在肝短叶之下，相为表里，清胆必先清肝，甲乙皆得所养则不生火而热自清。再合温胆汤，重用竹茹兼清肺胃以化痰，药煎成后入猪胆汁少许以为引，一药得效，数服全愈。今治张先生之病，予若不思而得者，盖有成竹在胸也。其友闻之称拜服而去。

二十七、郭秉和戒烟治效

郭秉和嗜鸦片烟，其瘾甚大。诣予求戒，予思烟引甚怪，书称诸怪病皆属之痰，痰病求之不

得则属于虫，五脏之中为虫所据，则精神血气皆不能自主而听虫所为，烟引之怪虫为之也。诸病从虚而入，诸虫亦以虚而生。五脏之中，何脏为虚，则烟毒先入，而虫亦先生。故同此吃烟而瘾之来也迥不相同，或神疲呵欠，或腹痛异常，或时欲大解，或精泄如溺，种种不一。大抵何脏生虫则现何脏之病，至其时虫欲得烟，其瘾乃至。今欲戒烟非治虫不可，而欲治虫非补其虚不可。郭兄之瘾来时即欲大解，中气肾气皆虚，于是以补中益气合补阴益气，每日作大剂与服。另制药末，用贯众、雷丸、茺莢、鹤虱、苦楝、锡灰、槟榔、榧实、粟壳之药，稍加烟灰为引，沙糖调服。命于瘾初到时仍吃烟一二口，使虫头皆已向上，即将末药调服，虫食而甘之，而不知其杀之也。伊本服烟廿四年，如法服三日即减去一半，又三日仅余每早四口。粪后逐日下碎黑虫细小而多，十数日早上四口总不能免。复请予斟酌。予曰：“此必虫根未尽，子姑待之。”又十余日伊忽欣然来告曰：“我早上四口烟亦戒矣。”问何故？曰：“予昨大解后似有物堵塞肛门，极力努争，突出而下，视之如一小衣包，破之则皆碎虫也。”一时传闻，皆以为奇。后有小瘾

者，所余末药如法服之。连治二人。此数年前事也。近日烟价渐贱，吃烟者更多，求戒者绝少，即郭秉和亦仍吃烟矣。嗟乎！我欲活人而人皆求死。